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卜〇后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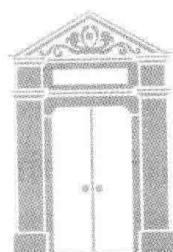
谷白



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谷白 著

谷白自选集 升平街纪事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100后卷



谷白

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谷白著

谷白自选集 升平街纪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谷白自选集:升平街纪事/谷白著.--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1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 40后卷)

ISBN 978-7-5500-3564-5

I. ①谷… II. ①谷…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
- 中国-现代 IV. ①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4752号

谷白自选集:升平街纪事

GU BAI ZIXUANJI: SHENGPING JIE JISHI

谷 白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郝玮刚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564-5
定 价	5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41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谷白，1944年生，本名顾绍文，男，祖籍江苏武进（现为常州市武进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红花白花》《越界》《初晴》等，长篇小说《肇事者》（与赵长天合著）等，影视文学《英雄劫》《邓小平·1928》《好好过日子》等，戏剧文学《黎明·1949》等。曾获“上海文艺家”荣誉称号，五四青年文学奖、长江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提名，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最佳编剧奖等。

上海文学

自近现代以来，向世界开放的上海不仅成为一座工商业和金融业发达的城市，而且也是一座重要的文学城市。由于文化产业和文学人才高度集聚的效应，上海文学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量级作家的文学生命在这座城市里生根发芽，不少传世之作也在此问世。这个优势后来因世事变迁、人才迁徙而风云流散。但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文学仍代有人出。至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的新生力量开始为上海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带来新的变化。如从出现在这套丛书中的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算起，迄今也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作家既有代际的传承，更有新变，不断演绎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历史。

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城市文学一向是其文学的主流。今后其在整个文学中的比重更会增大，并以现代性和世界性优势，在与国际文学界的频繁交流中扩大其影响。

出 版 人 / 章华荣
责任编辑 / 郝玮刚
书籍设计 / 方 方

目 录

1	英雄劫
55	升平街纪事
169	汪十五外传
225	雪窦娥冤记

英雄劫

马路上（外，黄昏）

像朵花，纸风轮活活泼泼转得好快乐。

更快乐更活泼的一个小小的女孩。高擎起纸风轮，她颠颠地跑，不稍歇，过去又回来。

忽而，她一踉跄。斯文的父亲慌忙要扶。她叫出尖声音，逃开到树后。忍住笑忍不住喘，她探露半个脸儿看，见父亲分明在向别地方寻，便蹑手蹑脚掩近去。父亲甫一回头，她又急急地躲跑；跑也不跑远，可又不靠拢，一股劲儿围着父亲绕圈圈。

纸风轮，低飞逐人一小鸟。

“这小女孩，我喜欢。”路旁徐徐跟进的白色轿车里有人说，“她是我的。”

轿车里另有人答应，“是，少爷。”

车前窗摇落，伸出手枪枪口。

“不忙。”那少爷的声音阻止道。

“再朝前，闲人可多了。”

“杀一儆百，就得找人多的地方。”



“是。”黑枪管缩回白轿车里。

轿车缓缓驰，跟定纸风轮。

父女俩浑未觉，只顾相互逗乐，嬉笑行。

所向处，夕阳美好，还有酒旗斜矗舞春风。

弄堂口（外，黄昏）

条桌，长凳，纱橱，煤炉，过街楼下小酒摊，俨然一店家。摊主抱个大酒坛，呆呆立旁侧，张嘴看出了神。

条桌前么三式挤坐着四个后生，一律捧海碗、仰脖子，在咕嘟咕嘟地饮……

一齐饮完了，一齐喘口气，一齐亮碗底，四人相顾，哈哈笑，又一齐唤，“倒酒。”

摊主忙不迭逐一将海碗满上。

“来。”

“干。”

端起……放下，四个海碗都空了。

摊主斟酒，侧身，耸肩，踮脚，捧着的坛儿被颠倒了向。酒，点点滴滴尽，仍没半满一只海碗。

独占条桌这边的俞文标唉一声，便掏口袋，掏遍口袋也没掏出什么来。他懊丧地骂，骂着脱下半新的外衣扔到桌上。对面那三个忙阻拦。

司马英道：“朋友，这算什么。”

司徒奇伟呵问：“瞧不起我们弟兄？”

司空扬说：“你一个，我们仨，要光膀子也轮不着你。”

边说，边翻衣袋，他们将身上的衣袋都翻成了里儿向外，桌上总算多了不多的几只大小不一的镍角子。

俞文标拍衣急呼，“老板，再开一坛！”

摊主却尴尬，捧着空坛赔笑，“我，我这就给去买。”

俞文标直觉扫兴，“操。”

司空扬说：“有他去了再回来，还不如……”

司马英抢道：“换个地方，从头喝。”

司徒奇伟也说：“只怕没量，还怕没酒？”

俞文标揽衣，抓钱，推桌起身，嚷，“走。”

马路上（外，黄昏）

纸风轮举在女孩手中，女孩骑在父亲的肩头，三步颠一颠，杂在行人间。

白色轿车摇尾随。

渐行，渐入闹市。

白色轿车加速驰前，靠边停下，前后门开，钻出个西装革履的青年和四条短装壮汉。五人一行上便道，兜住了无忧无虑的父女俩。

青年含笑问：“苏嘉颖？”

边放下女儿来，父亲警觉地打量着对方，“你是？”

青年：“敝姓姜。”

苏嘉颖：“想做什么？”

姜：“杀人。”

有喜欢看热闹的围拢来。

“青天白日，大庭广众，你敢？”苏嘉颖将女儿掩于身后，又暗暗将她往围观的人丛里推。女儿用力拉住父亲的手，抗拒个紧挨。

姜一笑，“你女儿很讨人喜欢，我不想让她受惊吓。所以，”说，“我先杀了她，他们再杀你。”

懵懂的女孩有些儿怯怕有些儿好奇又有些儿开心，半探头窥看。手中的纸风轮犹在悠悠转。



苏嘉颖逼视着姜，怒、恨，恨无能杀了他。

“别恨我。要恨就恨你自己，带头上蹿下跳，搞什么抗日联合会。”姜慢条斯理地说着，掏出裤后袋里的手枪，打开保险。

看热闹的人惊骇，纷纷詫呼，退，却又惹来许多好事的往这厢拥挤。乱。

趁此机，苏嘉颖使狠劲甩开女儿，纵身张臂，猛扑姜；姜侧体，出左拳，一下将苏嘉颖击倒，然后，俯枪口，扣扳机。

枪响。哭喊着起身伸双手要父亲的小女孩被弹击中，胸前溅出血花，身子腾起，后仰去……

鼠窜狂逃，怕惹祸上身的看热闹者四散开，却也有逆向而来的人，是那四个找酒店要从头喝一番的后生。

苏嘉颖疯也似的舍身猛撞向姜。

四条壮汉几乎同时分别举枪射击。苏嘉颖饮弹，踣而不倒，仍挣扎着要抓姜。四壮汉又开枪。

忽然间，凭空跃来司马英，他飞腿踹翻一壮汉，又扑住了第二个，另外的两条壮汉转身举枪，欲射杀，不料一件布衫当头罩落，待得扯脱布衫，他们发现有两个后生已在面前，拳击亦已经挨着了。

厮打。面对持枪四壮汉，司马英、俞文标、司空扬打得活，打得狠，打得勇，频频夺枪，伤人。

血泊。血泊中卧着纸风轮和死了的小女孩。

司徒奇伟抬起目光咬住姓姜的，问：“这样个小孩，你也下得了手？”

“杀谁我都不手软。”姜说着，冲司徒抬起枪。

枪口还没抬平，司徒已经冲至姜贴身。姜急忙退。司徒探手抓住姜的右腕。姜变退为进，抬膝撞司徒的下体。司徒沉左手，抓住姜抬起的膝关节，猛喝一声，将姜的身躯举起来。

姜惊呼，“放开！我是……”

“你是个该死的混蛋！”司徒奇伟边吼，边抢起来，将姜狠狠地扔出手。

撞上水泥的墙，脑袋开花，姜倒地。

那边的厮斗亦停息。四条壮汉一死、两昏厥，被擒的那个目睹姜动了动不再动弹了，吓得魂魄散，“你们……”他意在威胁、求得活命地警告道，“我是姜公馆的人……”

“姜公馆？”司马和俞文标俱一愣。

司空不觉松了扭住那壮汉的手，“你是‘辣货姜（酱）’的手下？”

壮汉挣脱着，“我们四个都是。”

俞文标一颤似的退一步，一指倒卧在墙边的姜，“那，他……？”

“是我家少爷。”

当胸揪住转头欲跑的壮汉，司马持枪顶住对方的脑门，喝道：“胡说，我崩了你。”

壮汉不敢言语不敢动。

“他，”司空凑近问，“真是‘辣货……’的儿子？”

壮汉颤声答：“是，真……”

尸首，红红白白的血污，姜的面目已全非。

注目姜的死尸，俞文标僵着身躯，一步一步退。

“你他妈的……”司马恼骂着，将壮汉推得踉跄跌开去。

司空倏地举枪，开，一枪撂倒那个壮汉。

司徒诧异；俞文标惊愕；司马欲阻未及，顿足叱，“你……”

“不能留活口。”司空说。

司马、司徒、俞文标茫然瞪着他。

“他们不死绝，我们活不成。”司空喊叫着，连连开枪，只顾将那些壮汉逐个地射。

恍悟。司马、司徒忙跟着开枪，俞文标捡起姜的枪，也发狂地射击。



姜和他手下四壮汉的尸体弹痕累累，血肉绽开。

姜公馆（外/内，黄昏）

蒙着厚铁皮的双扇铸铁门，狮首门饰大如斗。

门内院深深，草坪左右林立绿树。正前有西式洋楼，大且高，廊额庭柱上披挂白绸结束的带，遭风吹，哑颤着。

楼内的厅很是宽敞，满堂中式红木家具均着着白色围饰。居中设灵位，漆黑的“奠”字，阴沉；两旁挽幛密，森森然。

厅后接廊道，廊道复联厅。廊长长，厅重重。各处摆设布置不同，各处一样的无声无人。

这里——内堂中，人几乎满，却也寂喊喊，个个穿扎麻布片的白鞋，都直立着，都不动，都低眉垂眼，都黯然缄默。因此故，檀木架上的翎帽朝服黄马褂，高供桌上的旧式毛瑟长枪和弧形指挥刀，墙间镜框内的一帧帧外文证书，以及坐北朝南悬着的青帮始祖潘公画像，更显得凛凛威风、神采飞扬。

左侧的缎门帘被掀——看不清的里间内有两个身着和服的背形颇分明——悄然跨出来的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站到了青帮始祖画像下，那堂中唯一的一张高背椅旁。

他轻轻咳一声，又过了好大会，才缓缓地说：“太先生吩咐了，要那四个畜生慢慢慢慢慢慢地死。”

抱拳，躬身，堂中的男男女女齐声答应出轰烈的一个响：“是。”

阁楼里（内，黄昏/夜）

无凳无桌无柜无床，三卷铺盖拢在右山墙边。那上面垂头倚坐着司徒奇伟、俞文标。

司空扬肩抵横衍圆木，呆望窗外。

老虎窗外暮色浓，淅淅沥，有雨纷纷。

忽然，司空开了口——只不知是对谁说，“听人家说，娶了九房太太，晚年得子，‘辣货姜’只有那么一个传宗接代的宝贝。”

过了会，司徒把话接了过去，“青天白日在大马路上杀人还杀小孩子，这种混蛋不该死？”

可，没人接他的嘴。

“把他叫做‘辣货姜’，是因为上海的一句吓唬人的土话——‘不识相，请你吃辣货酱’，是因为，他心狠手辣得少有罕见。”司空似乎站乏了，缩身蜷坐到窗下。“听人家说，”他又像先前那样说，“有衙门的时候，他是衙门里的师爷。立了租界，他跟巡捕房说得着话。现如今，他又在巴结东洋乌龟。出道早、辈分高，连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青帮大亨，逢年过节也要给他送帖子。除了上海滩，江浙两省大大小小码头，没有没有他的徒弟的。”

雨下得急了。

夜已降临，窗外黑黝黝。

“幸好没留活口。”司马英在司空对面的墙角里喟然叹道。

也长吁了口气，俞文标其实并非附和地说：“幸好没有留活口。”

“白搭。”司徒自语般轻斥着，又说，“要是连谁绝了他的后也查不出，还算什么‘辣货姜’、姜公馆。”

仍没人接嘴搭他这话。

司徒改口或者说纠正道：“幸好我们都有了枪，可以护身，逃命……”

屋里有似喘的呼吸。檐前有落水滴嗒。天外有隐隐的惊蛰的雷。还是没人接嘴搭话。

良久，司徒又憋不住了，“一块喝了酒，一块杀了人，”他对俞文标说，“还不知道朋友你叫什么呢。”

姜公馆内堂中（内，夜）

有椅不坐，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手扶靠背，伫立于旁。

椅前站个苗条的年轻姑娘，恭恭敬敬地报告，“……俞文标，在三角地菜场开一家小肉铺。”

中年人大感意外，“唔？”

诧异的神色，也显现在半露在掀开些些的缎门帘缝隙间的那张留着仁丹胡子的脸上。

“另外三个都是云记车行里蹬三轮的。”欧阳洁丹继续报告着，补充道，“是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的拜把子兄弟……”

阁楼里（内/夜）

“听口音，”司徒奇伟问显然已经告诉过自己姓甚名谁的俞文标，“你像是江阴人。”

肘支膝、手托颞，俞文标点点头。

“那你不会不知道，”司徒说，“‘双姓集、季家渡，七世冤家八代仇’这句话吧。”

俞文标没摇头否认。

“我们就是双姓集人。两年前避仇来了上海。”司徒指点着，“大哥司马英，三弟司空扬，”给俞文标做介绍，“我行二，叫司徒奇伟……”见司马、司空没反应，俞文标也似听未听的，司徒便缄口不语了。

复沉默，沉默仍沉重。

姜公馆内堂中（内，夜）

沉吟着，中年人不能相信，“真没背景？”

“没有。”欧阳洁丹答。

想，想着摇头，摇着头，中年人吩咐，“去，赶他们出来兜兜风。”

他吩咐时，缎门帘垂下，遮没了留着仁丹胡子的脸。“看看横里竖里和什么别的人有牵连。”

阁楼里（内，夜）

“我看，”忽然这么说着的司马英顿了顿，才续说，“我们三个还是分开的好。”

司徒奇伟着急地反对，“大哥！”

司马无奈地叹。

司徒征询地唤，“老三？”

司空扬没言声。

站起，俞文标摸黑向门边去。

司徒一把扯住，要扯回他。

“的确太招人显眼了，”俞文标举着说，“闯下泼天大祸的四个人还……”

司空这才开口，“是啊。”附和着，却随即改说，“可，聚在一堆，遇到姜公馆的人，也许还能闯出条活路。要是落单成孤身一个，那只怕连犟一犟的机会也没有。”

“对。”司徒即拥护，又反对，“不过，得另找地方躲。”

分明已经盘算过，俞文标不由斥诘，“上哪去找。”

“我们在上海的双姓集人，”司徒耸身，开了灯，“最会的就是找躲的地方。”

低悬的用破罗宋帽罩着的灯泡放出昏黄的光明，半间屋子亮了。灯光晃来晃去，总挣不脱那与尖形屋顶部浑然成整体的黑影的沉重压迫。

季家（内，夜）

被缀于天花板周边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的，是间不小的卧房。



房间正中那张大床上的被下，仰躺着个大睁两眼、一眨不眨的青年。

身穿绸缎睡袍，站在门前注目谛视他的男子年岁长他不少。良久，喃喃的，他负疚深重地告诉他，“哥没本事啊。”

睁眼躺着的青年丝毫没反应。

“不过，”告诉的又声轻但清晰、坚决地告诉道，“哪怕花一辈子，我也要找着他们。抓住他们，带着你，押他们回乡下，开祠堂，在先人灵前用乱棍打……”

青年依旧无反应。

阁楼里，阁楼屋顶，楼外，弄堂里（内/外，夜）

打开在灯下的铺盖在被重新紧紧捆扎。

“……最最会找地方躲的，是我们的师傅。”司徒奇伟边忙边跟俞文标说明，“只消见到师傅……”

帮不上手的俞文标截话问道：“他有办法把我们弄出上海吗？”

“什么意思？”司空扬住了手。

俞文标说：“我有个小舅子在香港。”

“什么意思？”司马英没明白。

司空琢磨着说：“那倒是‘辣货姜’不一定够得着的地方。”

司徒奇伟听得兴奋地猛一拍铺盖。

“姜公馆的人肯定已经看住了水陆码头。”琢磨着的司空又说，“再说，没有盘缠也上不了路。”

司徒很不以为然，“师傅朋友多，路路通，会没办法帮我们逃？”

“快，”司马催促道，他和他的二弟与三弟都手上加紧了，只俞文标呆呆地呆在旁，愁眉苦脸的。

陡响一声，是枪。

壁间隔板上的碗崩碎。弹从老虎窗外来。

侧体，伸手抓住电线猛一扯，灯灭，司空蹲下。司徒和司马已分别闪到老虎窗两侧，掏出枪，窥探。而俞文标则贴墙站门边，持枪警戒。

司空矮身蹑步行至后侧那一方撑窗下，提竿慢慢撑起窗。没反应。攀框引体缩身，司空钻出撑窗到了屋顶上。

以屋脊为掩护，司空弯腰弓身横向爬行去。

钻出撑窗，俞文标、司马、司徒相继跟上。天雨瓦滑，俞文标忽一跟跄。司马伸手拉没拉着，失却重心，向檐口滑跌去。慌忙丢枪，双手抓檐，司马身子悬空挂在了檐口。在后边的司徒奇伟见状一蹭落身到檐下的晒台上，未站稳便扑至墙边，探身张臂抱住司马英，将他拽到晒台墙头。这时，司空也下了屋顶。他越过晒台矮墙，攀援着落下，站上天井的后墙，然后纵身跳。

枪声响。

司空就地滚，边开枪。打倒了半掩半探身于弄堂口拐角处的狙击者，他跃起，扑到死了的狙击者跟前的位置上，警戒。

除了邻舍居民詫呼纷纷，四下别无动静。

沿着司空的路线，跳下墙来的俞文标、司徒和司马才落地便向另一边弄堂口跑。司空倒退着跟上去。

弄堂曲折时见岔。

逃窜的四后生不择路，一味狂奔……

墙，高，当面堵立。

四个后生到了死弄堂的底。分开，他们各闪向两旁的角落，站个不敢喘气，谛视着弄堂入口。

昏黄的路灯亮着那边湿漉漉的地，亮着纷飞的雨。寂。

发现了什么，司空移步蹲到高墙下，大箱子似的，那儿有个水泥的东西，顶当间盖着薄铁板。司空刚掀开铁板，里边猛窜出样活物。陡受惊，司空仰跌倒。窜出的是猫。猫惶急地向弄口逃，方窜进口外路灯的光圈，